



从我记事起,每年夏天的傍晚,我们小兄弟三个都会躺在院里的大枣树下,母亲一边摇晃着手里的蒲扇,一边讲着民间小故事。记忆中,那是幼年生活最美的时光,明亮的月光透过大枣树茂密的枝叶洒在身上,母亲的大蒲扇不停地摇着,有时她突然猛地一拍,将一只欲要偷袭我们的蚊子拍死。

上世纪50年代,我的老家还比较贫穷。夏天,村里能买得起芭蕉扇的是极少数。那个时候,在农家看来,芭蕉扇是奢侈品,是高档货。村里曾有一户人家,壮劳动力多,男主人又会一门手艺活儿,家里经济条件好。他有一把芭蕉扇,一整个夏天都别在腰间,见了谁必定是先拔出扇子晃几下再说事儿。而大多数人家都是就地取材,自己做扇子——或是一截小木根夹着一块硬纸片,或是麦秸秆手工编织的等。

母亲则是瞄准了河里的蒲草。村子四周除了西边外,其他的三个方向全是河流。特别是村南,那些大大小小的河里长满了蒲草,秆儿粗叶子宽,茁壮茂盛。又高又密的地方,完全可以藏住成年人。母亲割上几把,摊在河滩上晒太阳。几天时间,那些蒲草就干了,柔韧性极强,母亲就把它编织成一把把蒲扇。这蒲扇不怕水,没有纸片扇子的娇气;不怕压,没有麦秆扇子的脆弱;不怕刮,没有芭蕉扇周边的竹篾。

几年后,当我们小弟兄们一个个可以爬到生产队的大干棚上,夜里和村里的男人们一起,在干棚上乘凉睡觉时,母亲专门为我们编出稍小一点的蒲扇,小手拿着方便,既可扇风,又可拍打蚊子。

到了上小学的年龄,我们已经能够自己跳到河里割蒲草,跟母亲学会了编蒲扇。因这蒲扇柔软,不易伤人,使用时几乎不出声音,老师也没有禁止携带。但在上课时,我们绝对不会使用,免得干扰他人。

课余时间,我们一边说着顺口溜,一边用蒲扇扇着,一边笑着。笑声里,我们度过了一个个炎热的夏天。

笑声里,我们一个个快乐地长大了。

今天,无论城市还是乡村,都有了大片大片可供乘凉的绿荫;无论办公室还是家庭,都有了各种各样的空调。可我还是忘不了当年母亲的大蒲扇,忘不了小时候我们自己的小蒲扇。因为,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
jzwbxq@163.com

□张君燕

凉风习习的夏夜,小区偏北的地方聚集了很多。走近时才发现,原本光秃秃的葡萄架如今已布满碧绿的叶子,大家也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种下了葡萄,也没人留意葡萄藤是怎样一天天伸展它的触角的,好像只是一恍惚,这儿已是浓荫一片了。人们不约而同地坐在葡萄架下乘凉,有人直接搬了家里的躺椅过来,还有人带着音响,大家一边乘凉一边闲聊,看起来舒适而惬意。

我不由得想起幼时乡下的葡萄架。那时候的乡下,几乎每家门前都会有一小片空地,人们随手种下一些豆角、西红柿、黄瓜之类的蔬菜,似乎不用怎么打理,一到盛夏,这些蔬菜就蓬蓬勃勃地长了起来。

除了种一些蔬菜,母亲还在靠近墙角的地方移植了一棵葡萄树。葡萄藤顺着墙壁往上爬,像个调皮的孩子,爬着爬着,直接骑在了墙头上。母亲找来几根竹竿,在院子里搭了一个葡萄架,葡萄藤便听话地爬进院子,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上,兀自尽情地舒枝展叶。

有了葡萄架形成的小小阴凉,这里便成了我们家集体活动的聚集地。母亲做针线活的时候,会坐到葡萄架下。放学后,我和哥哥写作业时,也会坐在葡萄架下写。一家人吃晚饭时,葡萄架下更是最好的地点,傍晚的微风凉爽惬意,一抬头还能看见满天的星光。后来,父亲干脆找来一块光滑的石板和几块石头,在葡萄架下搭了一个小石桌。这样我们在葡萄架下读书写字就方便多了,还可以围着小石桌玩各种游戏。每天放学后,葡萄架下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
因为葡萄架下的阴凉,很多时候,邻居们也会来串门。每到饭点,邻居们端着碗就来了,大家坐在葡萄架下,一边吃饭一边闲聊。聊天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,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,一样也不少。不过总体来说,男人们的谈话像是一个综合性的论坛,女人们的谈话则更像是生活类的访谈,充满了消遣和娱乐。月亮不知不觉地升到了半空,草丛中蚱蚱的叫声和池塘中的蛙鸣也一声挨一声紧密地响起时,人们才意犹未尽地站起身来,拿起地上的饭碗,慢慢地踱回家去。刚才还热闹非凡的葡萄架下,此刻变得寂静,在月光的沐浴下,显得静谧而安详。等葡萄成熟的时候,父母会邀请邻居们都来品尝,大家聚集在葡萄架下,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。

葡萄架下,是乡村夏夜里美好的一处所在;葡萄架下,是乡情和亲情融汇交流的地方;葡萄架下,是舒适宁静的相聚时刻;葡萄架下,盛满了无尽甜蜜和欢乐的往昔……

十几天前,我收到墨白老师发来的一条微信,是纪念孙方友大哥去世10周年的征文启事,看了才知不觉间孙方友大哥已去世10年了。

我是在河南省文学院学习时认识孙方友大哥的。2002年冬,省文学院建成以后,在全省招收学员,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分子。当时学院实行导师制,即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,我的导师是墨白,而孙方友则是他的兄长。知晓以后,每逢出去聚餐活动,总要请上孙方友老师。后来,在交往中,我也随墨老师对孙方友老师以大哥相称。

那时墨老师还住在原来的老家属楼,家属楼一层两户,方友大哥和他住对门。我有时去墨老师家,总能见到墨老师敲对面的门,边敲门边“大哥、大哥”地叫。随即就有方友大哥出来开门,哥儿俩说上几句话,然后各人做各人的事情。搬到新居后,他们住在前后楼,哥儿俩相距仅一楼间,仍可谓朝夕相处吧。

在文学院学习期间,墨老师和方友大哥都给我们上过课。我从他们兄弟二人讲课和交谈中,了解到他们是河南淮阳人。从小和我一样,生活在一个苦难而备受歧视的家庭。后来弟兄两个在万千困苦中,各凭着手中的笔,走出家乡,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弟兄两个在同一文学院当专业作家,而且两人的职业前边都又冠以“著名”二字,可谓世所罕见吧。

墨白老师和方友大哥,弟兄两个给我最基本的感觉,是真诚、善良、直率。方友大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,给人以清澈透明的感觉。在给我们讲课时,他们把自己毕生的经验搬出来,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这些后来者。

2005年,我的长篇小说《危栏》在省里开研讨会时,除了墨老师,我还邀请到了方友大哥。轮到他发言时,方友大哥掏出自己精心准备的发言稿,逐字逐句地念。发言里虽有些“刺耳”的言辞,却给了我难能可贵的写作指导。

有一个记忆很深的小细节。一次,我和同学们在和作家李洱闲谈时,李洱说了个关于方友大哥的一件事。说的是一次省里的作家们组织去俄罗斯访问。到了那里之后,因怕家人挂念,于是打通了国际长途。电话接通后,方友大哥拿着话筒,一口气急速不停顿地向家里通报了他和墨老师安然无恙的消息,然后还没有等到回话,就即刻挂了电话。李洱当时说得惟妙惟肖,虽是打趣,可我从中学会到了方友大哥的节俭,也许那就是过去的艰难生活在他的性格里积淀下的一种特质吧。

10年前的这个时候,我从手机里获悉了大哥去世的消息。随即我给墨老师打去电话,证实了消息是真。当时我的感觉,是大哥走得太突然,也太年轻了。其次我最大的感受,是墨老师从此失去了一生都在紧紧呵护着他的哥哥。过去很多的生活细节,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墨老师的失兄之痛。一对相濡以沫大半辈子的弟兄,突然间失去了一个,对于生者,该是怎样一种天塌地陷般的感受啊!

在以后的岁月里,每次到郑州,当见到形单影只的墨老师时,我都下意识地想到方友大哥。那时我就想到,墨老师不知是怎样熬过大哥去世时的痛苦时光的。在此之后,一直到如今,墨老师都在整理出版大哥的作品,整理他的生平年谱,在手机里推送大哥的作品。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大哥要是知道了,应该十分欣慰吧。我想墨老师如今的感觉,应该是大哥没有走,仍和他生活在一起。我还想到,这种感觉可能会伴他终生吧。

有时我还想,假如大哥没有走,这10年里他还能写多少作品,还能为此社会奉献出多少珍贵的精神财富。大哥一生留下了7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,要是一直写下去,如今应该有千万字之巨了吧。

在方友大哥去世10周年之际,谨以此小文作为对大哥的纪念。

报纸+微信

生活资讯

8797222
15839166889
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

欢迎咨询办理

厂房仓库

厂房土地出租
我公司在高新区文丰路有厂房6400余平方米、土地1.5万平方米,对外出租,价格优。电话:13782610532

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
欢迎来电咨询办理

生活服务

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
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
电话:13083843399

家电维修
专业上门维修空调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液晶电视、热水器、油烟机。电话:13103610622

个人住宅

出租门面房
面积86平方米,月租1700元,位于建设路腾飞雕塑东侧凯莱大酒店对面。电话:13603445661(微信同号)

出售
建业·迎宾府电梯洋房,145.28平方米,三室两厅两卫,南北双阳台,一梯两户,小区中心好位置,南北通透,送车位。电话:15039091899

温馨提示: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,信息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,由信息提供者负责。您使用这些信息时,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。

广告